

說部叢書
初第
五十二
編

巴黎繁華記
卷上

小說

巴黎繁華

卷上

一

第一回

樂事賞心鄉紳初入繁華地

老翁少婦客邸重逢怪異人

第二回

追蹤躡影莽男子敲門

匿跡銷聲貴婦人入室

第三回

如怨如慕求寄玉手箱

行義行仁營救青年婦

第四回

訪銀行初逢司事人

入寶庫再見虬髯客

第五回

似曾相識子爵訪男爵之家

具道前因妬心與疑心並去

第六回

八輪車翻成疑懼

數函書擾亂情思

第七回

歡聯夙契賢賓主快慰離衷

力剖前情妬丈夫難消疑竇

第八回

客座現身相見猶如不見

花園細語寒中化作熱中

第九回

莽司事饒舌說手箱

傲紳士強人入會館

第十回

慕名人允臨遊子會

購家具誘入拍賣場

第十一回

變氣質權爲蕩子

話婚姻隱詰嬌妻

第十二回

麥夫人月下訪佳賓

都子爵室中來警察

第十三回

命婦遭危潛臥室

鄉紳被誘入賭場

第十四回

翻天印連戰負多金

待晨星盡情吐隱事

第十五回

挾女索財情同勒贖

借名貸款意在牽連

第十六回

保借款見義勇爲

取存箱遇人不淑

第十七回

老女僕設計見忠誠

乖男爵追蹤探祕事

第十八回

託至友代任仔肩

訪旅客初開談判

第十九回

覆使命燈下背人言

感知音琴畔傷心淚

第二十回

奪愛情旅邸生魔

顯解數公園試馬

第二十一回

跑馬場私定決鬪盟

男爵第大開慈善會

第二十二回

卻克懷背約索銀錢

都雪南分勞賣煙草

社會小說

巴黎繁華記

第一回 樂事賞心鄉紳初入繁華地 老翁少婦客邸重逢怪異人

話說那一天夜間報時鐘打着兩點三點。喔。喔。雞聲啼過第二次時候將近天明。法蘭西巴黎京城烏白蘭路中。猶如上海的路有緩緩徐徐談談講講並肩而行的兩箇紳士看官可知那烏白蘭路乃是巴黎京城第一等繁華熱鬧的處在也有戲園也有酒樓也有歌場也有妓館凡是富豪執袴金帛少年但使有錢沒一箇不去遊逛真可算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說不盡快樂神仙人間天上那些沒有錢阮囊羞澀的連影子也不見些兒原是到不得那箇境界況且這半夜殘更參橫月落巴黎城中商民正是好夢沉酣時候却有那兩箇紳士還在披星帶露結隊聯行就可見他們終宵游冶興致飛皇也不知道辛勞疲倦如今閒話少表須歸正文且說兩箇紳士年紀約莫都是二十四五穿的衣服也分不出怎樣貧富高低但人品却是兩樣一箇脊背甚高體格很爲強壯一張狹長臉面渾渾噩噩一看便知沒有受過世

上的風波不曾嘗過人間的艱苦。纔離開父母膝下出門還不多時。一箇脊背甚低。生得水晶盤似的一張圓臉。雖道不得貌比潘安。却也算得箇美男子。嘴上蓄着兩片八字微鬚。臉上擺出靈活智慧模樣也。一望便知是飽嘗世味。歷盡人情。在那風流才子當中。定要占一把交椅。但則他的眼睛。掙張不開。好似一條線樣微細。眉毛也很爲淡薄。因此上是箇清秀有餘。剛毅不足之人。鼻子兩脇邊。又有兩痕凹線。一天到晚猶如不住在那裏冷笑一般。這也是瑜中有瑕。美中不足之處了。你道這兩人姓名是誰。原來先說的那箇姓都。名叫慕黎。表字雪南。後說的姓馬。名叫希孟。表字坎圖。他兩人一面說。一面行。只聽得馬坎圖先道。怎麼樣都雪南兄。巴黎這個地方。可算得極樂世界麼。吾兄纔打鄉間出來。怎得不要驚奇。都雪南道。實在驚奇得很。雖則以前家伯父帶我來過一兩次。但應酬遊戲場中。却是今番第一次。記得兄和我同在利恩中學時候。還是寒酸齷齪的書生。如今已做了堂堂紳士。今晚到那戲園酒館。隨喜。實是我有生以來。沒有享過的快樂榮華。但我想你耗費許多銀

錢……馬坎圖道。這箇反叫我慚愧抱歉。吾兄說出那樣小兒的話來。雖則戲園啊。酒館啊。免不得多費些銀錢。但承吾兄不忘舊交。來到巴黎。立即光降。枉顧。招我同遊。我就藉此報答盛情。畧爲款待。稍盡地主之禮。也是該當分內呀。說罷。呵呵笑了起來。那個方方正正的都雪南。心裏也過意不去。答道。呀。我因爲這巴黎別的沒有相好的人。這纔過來拜訪。斷不敢叨擾我兄的。馬坎圖道。吾兄真是正直之人。怎麼說叨擾叨擾。橫豎至多不過花去五七十銀圓。總是數得來看得的。有什麼大不了。你不見我後來鬪起骨牌。就贏了三百圓麼。吾兄那五十圓。也是平白地到手。都雪南道。那一擲千金的大賭。我實在不能。因此略附些小股玩意兒。後來你贏了。分派五十圓與我。我本不肯收受。無奈你對我遞眼色。暗地呵止我。這纔不得已收下。這個我很爲失禮。馬坎圖道。什麼失禮不失禮。爲這些小錢財。要凭地客氣。那是……都雪南道。吾兄道是些小。却已夠我一月零用錢。馬坎圖道。這就難了。我兄到底沒有脫去酸臭書生的見識。令伯父帶你到巴黎。原爲叫你知道些都會的風俗。比

如我。不。出。門。就。罷。一。出。大。門。至。少。也。得。使。用。個。三。十。啊。五。十。圓。哩。都。雪。南。道。因。此。所。以。我。要。驚。怪。起。來。吾。兄。怎。得。做。這。樣。富。翁。馬。坎。圖。道。你。說。我。是。富。翁。更。可。笑。了。我。又。不。像。你。該。着。田。地。產。業。又。沒。有。這。等。伯。父。只。爲。打。疊。精。神。勤。儉。積。蓄。下。來。這。纔。勉。強。入。了。有。錢。的。夥。兒。都。雪。南。道。既。如。此。爲。什。麼。拿。那。大。宗。財。餉。浪。擲。得。和。水。土。一。般。我。實。在。不。解。其。故。馬。坎。圖。道。怎。麼。須。知。不。是。竊。盜。而。來。又。不。是。賭。博。而。得。的。這。巴。黎。地。方。只。須。有。本。領。就。能。夠。賺。取。極。多。極。趣。的。銀。錢。如。今。你。也。正。好。積。蓄。大。財。了。都。雪。南。道。呀。那。是。毋。須。得。我。今。番。到。巴。黎。約。莫。總。要。逗。留。五。六。個。月。這。其。間。需。用。銀。錢。按。月。該。要。若。干。已。由。我。伯。父。預。先。存。在。銀。行。待。我。取。用。馬。坎。圖。道。那。銀。錢。斷。然。不。會。嫌。多。吾。兄。既。要。住。五。六。個。月。這。六。個。月。之。內。必。須。還。要。加。一。倍。加。兩。倍。的。借。些。來。纔。能。敷。用。都。雪。南。道。啊。喲。借。了。人。的。錢。可。就。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若。果。然。不。敷。使。用。只。能。將。應。酬。場。中。該。使。的。錢。省。下。來。不。使。了。馬。坎。圖。道。省。下。不。使。那。却。使。不。得。因。爲。我。兄。有。了。子。爵。的。分。兒。風。度。氣。概。全。不。似。那。鄉。村。模。樣。世。上。的。人。都。敬。愛。着。你。不。捨。今。

晚我領你見的新聞主筆和那些紳士不是箇箇和你十二分親熱以後願和你常常來往麼內中還有楊娜蝶姑娘更是非常傾慕你不知有什麼希望在你身上哩都雪南道當真說起那楊娜蝶的情形我也暗自好笑馬坎圖道可是呢今番既和他遇見咱們不送些賀禮非但面子上不好看以後還得格外使錢但我兄任是厭惡我我總要勸你多賺積些銀錢使用都雪南聽了這些話反倒迷惑起來道呀那是母須得我來時候伯父曾囑咐我經過六箇月一直回歸家鄉因此實在沒有別法……馬坎圖道回到家鄉定是和你族妹令伯父愛女綺華成婚了綺華小姐可是箇美人兒麼比今晚遇見的楊娜蝶如何都雪南聽得暗想我那清高矜貴神仙下凡的綺華怎能夠和這路柳牆花任人攀折的楊娜蝶說做一起那一件能夠有相同相像的處在當下就答道怎麼你竟拿我那綺華來比楊娜蝶麼可知根本體質已全然不同馬坎圖道恁地時難道說非常嬌美麼都雪南道說嬌也是畫不出的嬌說美也是影不出的美總而言之任是世界上第一等嬌美東西終須比不上

馬坎圖道。這箇這箇。怕是我兄心裏恁地想。正合著俗語。溺愛不明。一句話罷。咧。哈哈。說着。嗤笑了起來。都雪南益發現出誠實顏色。沉下臉來道。那裏的話。當眞哩。吾兄將來總該得見馬坎圖道。哼。這等美女。令伯父竟許配一箇十足鄉村人。實在詫異得很。因此上叫你到巴黎來學些華貴的風姿。脫去村野的習氣。令伯父却暗地試驗着你。看你氣質到底能改變也不能。若果然是這樣。令伯父實在利害。使人害怕。都雪南道。這也沒甚害怕。但若向人借了銀錢回去。伯父可就道我是蕩檢。踰閑了。馬坎圖道。恁地依舊是可怕。咧。我老實教導你。若是他沒有可怕的意見。任你怎樣游蕩。也是和顏怡色。不忍責罰於你。馬坎圖笑談之下。任情侮弄。都雪南誰知都雪南不知不覺。依舊回答一句。喔。喲。我斷不能做那樣行爲。看來這人雖打鄉間出來。當眞純然一身正直之氣。咧。且說兩人談談說說。已出了烏白蘭路。到那海爾達街拐角之處。馬坎圖忽地停住了脚。說道。著啊。咱們就此分手罷。明天不是約定同到篤爾登酒館喫早飯麼。都雪南道。呀。早晨我須往伯父存款的銀行裏見。

總辦的面。伯父有書信。命我帶去面交。銀行出來。又打算到這烏白蘭路盡頭第三家。找一箇親戚。……馬坎圖道。嘻。喫一餐飯。不過拋却一點鐘時候。我兄只在正十二點入座。我儘等候着降臨。說罷。又再三叮囑訂約。這纔左右兩邊分別而去。看官如今聽了這兩人的談講。總該知道他兩人的品格性情。說書人早已略爲表明。毋須贅說。且說都雪南在海爾達街拐角和馬坎圖分手之後。自己回了旅店。那旅店打拐角上過去。不過離開四五家門面。他到了就推開門。登上扶梯。進入二層樓一間屋子。這屋子乃是昨晚從鄉間初到時候。一直租定的。只見火爐子已燒得將殘。一半埋在灰裏。就加上幾塊煤炭。換了家常衣服。獨自向爐邊取火。嘴裏自言自語道。呸。出門時候。伯父都禮敦男爵和族妹綺華。一齊再三叮囑我。叫我一到巴黎。就寫封信去通知。誰知晚間到得這客寓。一逕尋找馬坎圖游玩了一夜。天已將明。此刻寫了交與郵政局。由夜火車寄去。到底不好。我不如寫下了擱在這裏。先去游玩了暢快。說着將身斜靠着案桌。攤着紙。握着筆。想要書寫。原來他從寂寂寞寞的鄉

村忽地投入這巴黎繁華擾攘的處在心裏已是恍恍惚惚迷迷惑惑連文句也寫不上來只覺夜間經過的戲園裏酒館裏還有那遇見許多游人種種游玩的事情一概現到了眼前心上想到那楊娜蝶是女優中出色之材他待我極為誠懇親熱不似那初見客氣的人又想馬坎圖怎地這樣闊綽呢怎麼叫我也賺積起銀錢來呢一樁一件想來越發如沉迷到海底裏一樣却又咕嚕道「且丟過一旁睡過一宿待神氣清爽些再寫罷」天明了又有許多事情第一若不去訪銀行總辦麥慕倫將來定要受伯父責罰伯父叫我到巴黎原爲試試我的若是失了信被伯父看輕可壞了大事想到這裏正要打疊精神再拿紙筆那時忽聽得頭頂三層樓廊下有咕軋咕軋脚步声猜疑道「咦如今近曉四點鐘還有人散步兀那是什麼人想必是目下通行後跟底高的靴子所以聲音橐橐的——」哦我自己游樂忘歸直到這時候回寓三層樓上那客人料想也和我一樣方纔回來也是難說我且等待着看還有甚麼響動就掙起耳朵鼓起腦力須知五更殘夜萬籟無聲任是蚊子叫

也聽得明白。那時又有一種稀奇聲息。直打三層樓上，傳渡下來。咦。可怪。先前還猜疑不出。聽了一會。兀的絲毫無疑是鐵鎚打釘的聲音。只覺得丁丁振響。不禁益發詫異起來。莫是那人就要啟行。打算搭坐明早第一次火車。在那裏打包裝箱麼。聽來聽去。確然是打釘。確然是釘箱蓋的聲音。那是什麼箱子呢。——料想釘子必然很大。那箱子自然也是很大。記得三層樓上住着一箇什麼紳士。想必店小二們都睡了。這時候沒處喚人。因此自己動手。又怕驚動四邊客人。因此緩緩地敲打。但我圖着什麼。只管別人。却把我的信耽擱着不寫。一會又想道。着啊。就寫了下來。也是極劣的文句。若被族妹綺華看見。不就知道我心。思散亂麼。因此總覺得不妙。還是待天明再說。但若睡過了時候。又要誤事。不如就靠在樓上。假寐片時罷。想得端正。就將椅子移對火爐正面。向後躺倒身子。閉了眼睛要睡。誰知他是不慣出門的人。心裏輾轉不定。再也不得安眠。耳聽自鳴鐘已報了五點。東方天角。早是現出鴨蛋白的顏色。亮了起來。隨聽得客寓裏男女下人起身。上下前後開那門戶。想必三層

樓上那箇紳士已將箱子敲釘妥當。那時已是沒了聲音。却遠遠下面門前。早停着一輛馬車。想必是來迎接那紳士動身。只見一箇店小二急急入內。咯噔咯噔上了三層樓。在我頭頂上。像是叩那紳士房門模樣。又自言自語道。喂。我在鄉間倒優閒幽靜得好。來到這裏。却凭地擾亂得惱人。正說着。樓上紳士不知和那店小二做些甚事。想必已出了房門。走到廊下。又聽見高底的靴聲。都雪南暗想。我本是不脫靴子。如今那紳士叫店小二背大箱子下來。總要走過這下面天井出去。纔上馬車。我且看一看明白。是什麼樣人。想罷。離了椅子。立起身來。隔着那玻璃窗向外眺望。果然那紳士叫店小二背負着大箱自己一手提着俄羅斯製造的大皮靴。一面緊緊關心。看着店小二的背脊。一面跟着走。咦。他背着的。究竟是什麼箱子呀——外面用大帆布裹着。雖看不見箱子。但確是中國式樣。却比中國大皮箱還要大些。原來起先敲打的。竟是這箇東西。紳士一路走着。只看見他背形。身體很爲胖大。猶如力士一般。外面披一件哈喇呢地老虎皮裹子。大外套。臉面雖看不見。却瞧見很濃密的

紅鬚尖頭。從兩邊頰上露出外端。笑着想道。哈哈。原來是箇撈腮鬚子。但看他模樣。莫是俄羅斯人麼。且待那店小二回來。問他便知。說罷。回轉身來。覺得精神益發亢爽。越越地睡不著。隨又起來。走入第二間套房裏。嘴裏一面說道。非睡在牀上。不能安眠。一面向牀上躺下。覺得身體非常舒暢快樂。一會呼呼睡熟。纔有些入了夢境。誰知不上兩三點鐘。頓然醒覺。迴過頭來一看。碧紗窗上。早透得春日曠曠。映着眼光。陡起了一陣暈眩。心想。莫已誤了時光麼。一磳碌跳下牀來。恰好聽得上樓來的石扶梯那邊。像是女僕說話聲音道。夫人。任是上三層樓。也是無益。他今晨大早就出去了。女僕既這樣說。想必同在一起。還有箇婦人。莫就是來找尋先前那箇撈腮鬚子紳士麼。隨聽得那箇婦人。像是不信女僕的話。女僕又道。若是不信。只問那箇店小二。喏。哈。小二哥。——隨有一箇店小二應道。甚麼事。我剛纔背着那等重箱。脊骨上兀自疼痛。那箇婦人道。我且問你。你送那客人到那一處火車棧。小二道。那一處火車棧麼。請到樓下帳房裏問一問。或是知道。那婦人很爲懊喪。慢慢地走下。

樓梯去了。都雪南靠在牀沿。獨自埋怨道。這是怎麼說。怎地我耳朵裏一直歪纏着。撈腮鬚紳士的事情。我一到客寓。就撞見這等樣人。正在喃喃自語。箇不了。兀的誰啊——又咯瞪咯瞪。蹺上樓來。這一回打從廊下。好似直走到都雪南住房這邊來。好奇怪。那脚步聲。陡然到都雪南住房門前停住了。脚步纔停。緊接着突然推開外房門戶。看官須知都雪南住的是一內一外一排兩間套房。外間是箇書房。裏間乃是臥室。他自己如今進了裏間睡覺。外間房門虛掩。本是無人。那來人推進外房門。颼的閃了入來。却聽得砰的一聲。已是下了鎖。怎由得裏面都雪南不喫驚。想道。嘻呀。誰啊。闖入我屋裏來。記得外房門鎖眼裏。原插着一箇鑰匙。那人將鑰匙取下。走了進來。却在裏面下了鎖。見直和盜賊一般。不知犯了什麼罪。逃到這裏躲避。又側起耳朵細聽。又聽得絹綢衣服擺動聲音。割刺割刺的響。噲益發奇了。莫就是找尋紳士而來的那箇婦人麼。真叫人不明其故。要知進來的究竟是男是女。又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追蹤躡影莽男子敲門 匿跡銷聲貴婦人入室

話說子爵都雪南客寓裏。無端躲入一箇人來。你道是誰。且慢說出。但聽那人身上。有絹綢衣服磨擦響聲。可知必然是箇婦女。但不知可是找尋紳士。不見適纔下去的那箇婦人。雖則推開圍屏。西國屋內多有立地紙造圍屏看了自然分曉。但不相識的人。突然進來躲避。內中必有重大事情。若是干預人家閒事。受那些累贅。還不如當作不知待他自己出去爲妙。想計已定。暫時依舊不起身。儘着向外房側耳而聽。誰知從此再不聽見衣服音響。咦。難道他儘躲在暗處不動麼。正在奇怪。那時又聽見另有撲撻撲撻。急急忙忙跑來的靴聲。也到了外房門口。停住脚步。嘴裏直嚷着。在。在。必定躲入這屋裏。那聲音確然是男子口氣。又似含着十二分憤怒。隨又有女僕接着道。嘻。這裏是昨晚新來旅客的住房。誰也不能闖入。尊駕所說的那箇婦人。乃是我尋三層樓上客人的。因爲那客人今天早晨已動身出去。婦人找尋不見。立刻回家。那有在這裏之理。都雪南聽得明白。暗想原來是先前那箇婦人。接着男子又道。啞。

那得回家。方纔他正下樓梯。和我打箇照面。他喫了驚嚇。回身直望這廊下逃來的。女僕道。逃到這廊下來麼。——不論怎樣。斷然不在這十九號屋裏。你看這廊下一排。不是有七間屋子麼。男子道。任是七間七十間。也要問問搜看。如今須先打這間屋裏搜起。噯。快些開門。女僕道。任是要開。鑰匙……話猶未了。緊鬬着男子道。若無鑰匙。快些拿來。女僕道。任是取來。也沒有這間的鑰匙。這一箇。乃是屋裏客人拿着。男子道。既如此。咱們就打門瞧科。女僕道。這却不能。裏邊客人。昨晚回寓遲了。至今還睡着。女僕儘對男子辯駁。那男子益發暴躁起來。到得這時。已是十分難耐。忿忿道。睡着也管不得。我待要打。說罷。早自提起拳頭。槌得噹噹響亮。都雪南在裏邊。兀自不做聲。張看那外房婦人。益發蜷縮得瘦小。聲息全無。外邊男子。更加上幾斗怒氣。那時女僕又道。你瞧。不是睡沉了。裏邊回話也沒有。男子道。沒有回話。更是可怪。裏邊客人。定和那婦人。串謀私匿。我打得恁地響。任是聾耳。也該醒覺了。說着。又添上好幾倍氣力。兀自槌打不休。女僕道。好不好。罷了罷。男子大嚷道。怎麼說。任